附錄

東溟集 七

東溟先生集附錄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世子左

副賓客 贈謚文康公金公行狀

公諱世濂字道源姓金氏其先本嵩善人始祖諱宣弓佐高麗太祖致位大臣門下侍中卒謚順忠其後有諱右錂官諫議大夫子達祥密直事密直生文乂國子祭酒祭酒生士清判忠州牧使忠州生召南安邊府使安邊生復其抱川縣監抱川生漢孫藍浦縣監藍浦生秀賢尚瑞直長尚瑞生德裕典牲直長典牲生弘遇是公曾祖也任永柔縣令 贈議政府左

贊成大父孝元當 宣祖朝有重望於士林時士論
妬貳故不安於朝卒官永興府使世謂省菴公者是
世考諱克鍵通川郡守妣陽川許氏弘文館典翰錡
之女觀察使曄之孫也後以公貴推恩先代府使府
君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郡守府君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許氏 贈貞夫人
公生於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十二月一日是我 宣
祖二十五年也生而端重嬉戲不凡見者歲曰金氏
有孫矣十餘歲文義大就已有成人法度年二十遭
先夫人憂

光海七年乙卯中生員進士兩試明年春擢文科第一
時年二十四即授禮曹佐郎兼侍講院司書已而選
入弘文館拜修撰兼知製 教冬遞授成均館典籍
九年丁巳冬拜司諫院正言時李爾瞻等將廢 母妃
兇熖張甚違己者即芟夷之公正論不撓斥劾其黨
之尤張者於是光海命竄公西塞之郭山而爾瞻等
怒猶未泄欲必殺日交章請按律連兩月而光海竟
止於竄明年自郭山易配嶺東之江陵又明年放歸
許任便居住
天啓三年癸亥三月 仁祖反正起公爲修撰召還四

月薦授兵曹佐郎尋拜獻納七月遷副校理
仁祖二年甲子春歷典翰復拜修撰副校理受 命爲
暗行御史廉察忠淸道按吏之無良者四月丁郡守
公憂
四年丙寅六月服闋除校理持平幷辭不拜久之拜校
理遞授獻納仍 賜暇湖堂
五年丁卯金虜入寇兵迫平山 上入保江都命體察
使李公元翼陪 世子南下全州公以體府從事官
隨行時公祖母鄭夫人在原州卒公在軍奔喪
七年己巳五月服除除議政府舍人不赴初公之自全

州奔喪也方在軍中無私馬體察使給所乘驛騎以
行至是當路郎官執此爲咎沮遏銓薦七月金相瑬
因朝講進曰近來年少輩造言朝著惹起不靖之端
觀其用捨誠極寒心臣與金世濂少無知分世濂縻
朝時當大論獨能立節反正後臣判兵曹世濂爲郎
見其爲人有才且於進講時亦見其眞學士様子後
聞有得罪喪禮事喪畢不擬淸望臣疑其不近理問
于銓郎則反曰曾未之聞甚可駭也知 經筵鄭公
經世又曰金世濂事臣極以爲寃臣與世濂雖老少
不同許以交道世濂眞是當代第一人物不獨才華

出衆而已世濂處心醇謹操行甚高奔喪乘驛初聞似未盡然百爾思量終無路得達若其時計較利害不即奔喪安知其搆反有甚於今日乎而豈不義以李元翼之謹慎而使爲之乎如此人蒙厚誣爲國家惜之但郎官初信人言今極悔恨云矣 上曰此皆出於排斥異已若渠之同類設或有些失蓋掩之不暇異已則雖以金世濂不得免不亦痛乎明日 傳教曰朋比之害必亡人邦國而後已乃 命放黜羅萬甲金堉於是臺官張維朴炡俞伯曾請留兩人并斥於外 上頒賜儒臣小學書公之名不在於列書

中　上問曰金世濂書堂何不書　啓政院以無實
職對乃　特賜之是月　特除禮曹正郎
八年庚午正月復以副修撰召在途辭還不許遆公上
疏曰臣罪盈惡積自絕明世納汚雖賴於包荒引慝
方切於內訟論思之任此何等職名而乃至於負罪
之身乎自古士大夫得罪於世者或出於怨讐之構
揑或由於言語之傳訛無其實而抱冤者何限令臣
則不然自犯之罪臣實有之何敢不自首於君父乎
當丁卯變初以幕官南下事旣倉卒家且貧窶無一
匹私持馬只乘驛而行及到全州聞祖母訃喪在原

州臣稟氣素弱道路又遠若令徒步勢不能自致流
離奔竄之中既無族親朋友有餘力可以借馬者幕
中同僚目見而悶之借給驛馬臣於是時惟以得達
喪所爲心不復念一身之犯律後日之得罪到今人
言之來其亦緩矣罪犯既重公論可畏决不可抗顔
承 命以辱淸時 上荅曰其時若守常規則未免
陳三之死此實朝廷所可矜恕者也予意如此故不
以爲非爾其從速上來更勿控辭○二月不得已趍
朝謝復引罪固辭 溫批不許以疾呈告 命還出
給復拜䟽言病不堪仕進狀詞語甚切 上曰至懇

其勿固辭而公去意益堅遂還原州三月除宗簿寺
正修撰獻納並懇辭不赴○五月以副校理赴召遷
司䆃寺正舍人九月以暗行御史廉察全羅道未還
馳 啓曰父老相言凶歲饑饉可畏而侵事絕少穀
登則公私逋欠一時並督以所入計出不及者多烏
得無憂 上爲之特蠲逋欠民力用紓還拜副應敎
司諫院司諫
九年辛未春拜司憲府執義舍人司諫四月將追崇
大院君舉朝爭之玉堂亦上劄苦爭 上命竄玉堂
官公代爲副應敎與同僚上劄曰臣聞大舜之所以

聖以能納諫揚善也今儒臣之盡言乃其職耳其言
善自宜嘉納如其過激亦當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不
宜赫然震怒摧折之如此也典禮之失大臣既已陳
啓兩司又爭之豈可獨罪數臣乎自今以後直截之
風消諂佞之習長惟予言莫之違則　殿下國事有
不忍言者已而拜執義乃引嫌辭曰今天災慘酷鬼
神交怒邊憂孔棘虜情叵測君臣上下協心同德尚
懼不濟　天威日峻睥視一世貶竄儒臣不啻弁髦
斥逐大臣如棄弊屣韋布之士抗章論禮而未免爲
怪物喉舌之臣考經回　啓而至比於指鹿小大戰

戰莫不寒心自古安有否隔如此而國不危亡者乎
當此時也正事之責專在三司若臣駑劣其何以堪
請命遞斥於是 上乃寢玉堂官竄逐之 命○七
月奉 命如椵島起居于都督衙門旣復 命又以
御史暗行忠淸道還拜司成應教舍人司諫時經亂
未久而虜又有猝發形 廟議以築城江都遣御史閱
三南爲策又有論割棄淸川以北者公乃上疏曰今
者築城江都固根本也考講三南擧舊典也不守義
州力不足也皆國家定筭而臣以爲失人心之本在
此昔楚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吳是懼而城於

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梁伯溝其公宮而
民潰夫江都天險也島以爲城海以爲池守禦得當
虜豈飛渡此與邉地子城倭人土窟有異設令虜不
幸近海岸一步地則　殿下眞能背孤城血戰與此
賊爭一朝之勝敗哉帝王駐蹕之所固當有徼巡周
衛之設以今日之勢不可不停上歲起　山陵大役
今年澇旱又酷根本之地民力已竭驅之以畚鍤之
苦策之於版築之艱欲民之不困難矣城未畢而怨
已作此臣之所大懼也三南國家腹心也近年以來
民怨方興賴大家士族相與維持不至魚散考講之

法非今日創立特國家多事廢格累年耳循例考講
自有都事御史一下風稜自别遠近騷動莫不狼顧
無軍籍之實而有騷動之患適足以駭三南之耳目
事固有名異而實同者着實舉行雖不遺御史何患
軍額之不增三南之民饑饉流離小大不安講未半
而怨已起此臣之所大懼也平安道國家之門戶也
縣經兵亂清北特甚收拾餘燼保守安州國家豈嘗
一日忘義州哉繕甲儲粟爲必守計不曾謂清北爲
可棄也而割棄之説播於一道民之言皆曰國家棄
我將安所歸乎不平之氣滿腹西民愚朴易惑難曉

臣恐急難之際以此爲口實而無意於死長則非細
故也盤庚遷殷屢進厥民成王遷周尚用多誥蓋自
前古不免有曉諭之擧宜宣布曲折以慰其心一道
爲守令者率皆武夫善惡相半軍政嚴壓西民既以
見棄爲憤而守令又從而不恤則不爲西入島北入
胡者幾希此臣之所大懼也方今國勢若漏船之在
波濤覆亡無日議者乃曰我善築城也我善得卒也
我善守邊也豈不謬哉人心一散大勢已傾　殿下
雖有十丈之城百萬之粟帶甲十萬無益於成敗之
數臣恐羣臣之爲此計者過也疏入事皆得施○冬

以軍器寺正遷應教俄拜執義延平府院君李貴恃其勳貴自請爲吏曹判書公率同列論之曰天官之職主進退百官人主之擇天官必出於正然後天官之掄庶職亦得其正自古或有當急難之時而自薦爲將者或有負治劇之材而自薦爲守者然臨危授命有必死之義內重外輕有分憂之責非有利乎已而求之也吏曹判書李貴頃於 榻前自薦爲冢宰雖 聖上妙簡實由至公除書適出於求拜之後國言藉藉無足怪也聞人有求官於李貴者貴薄其自衒欲啓其名自衒之苟且亦李貴之所心非也堂堂

國家豈可以李貴之所不爲待李貴乎 上不聽論執不已遂忤 旨特授玄風縣監政院三司交章請留不能得○公至縣不卑小官盡心經紀均賦歛明剖決尤以導民化俗爲務立學規設鄉約勸父老興行而公又身率之朔望必謁聖會諸生通讀隨材以敎之又爲童生定師長親爲正句讀而課講能者奬之不能者撻之其條制詳密而至誠誘掖之意丁寧懇惻於是民俗一變士趍以正 筵臣有聞于 上者 上乃命頒其條于列邑

十三年乙亥春有上變者獄辭連累及公被逮既而

命釋還任十月以病辭歸玄之父老相與言古稱良
吏固多各以一善名豈若侯以學爲政哉乃竪碑叙
其事而爲銘以刻之曰學古之道行古政民安俗美
德無競亦及四方厥施普爰刻斯石以永慕
十四年丙子歷司諫執義舍人還司僕寺正是時日本
國對馬島副官平調興與島主平義成構隙將嫁禍
于我內外交相煽擧闗白腹心諸人皆睥睨我乃要
我遣使以試釁朝廷定議遣使通信公以副使八月
受命如日本越東洋五千餘里海多颶風舟中人
皆褫魄失措而公色無怖十二月至其都將傳命

其執政等曰我使之往朝鮮行禮於庭朝鮮使獨不拜於庭乎宜倣庚寅故事公與上使任絖從事黄㦿招義成責之曰所謂故事者何時事也不從源氏之定規反法亮違之秀吉乎兩國通好之義安在必欲行此有死不辱於是定傳　命禮令使臣鼓角前導乘轎入其宮陛上堂行禮仍設享其國之制有上堂中堂下堂各半尺以高上堂者關白所坐處其叔父大納言輩亦不得陞前此我使之至彼也拜於中堂及是關白喜以爲朝鮮别遣重望臣誠以通信特加異以示敬凡宴享迎送築舘治道供帳餼廪極一國

之隆焉公沿道所製國人爭傳誦之乞一詩者寶藏之如獲拱璧一絶句至直數百金有民部尚書道春者在其國素稱好學來請問其說多頓悟之旨公荅曰此乃釋氏之泒仲尼之徒所不道吾未之學其人頓首曰我國學問皆出於禪所以有此患如欲一歸孔氏當何修而可公曰工夫梯級則自致知誠意以至於平天下其倫則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至朋友有信其制冠婚喪祭其文詩書易春秋聖人之道俱在方冊歸而求之自可得師其人謝曰生長海國不得聞君子之言今日若披霧覩天敬之如神朋其國

贈遺一芥無所受將還以供餘米饌積庭中使分給
候館者關白聞之爲賀黃金百七十錠使其臣追贐
於路使者且言曰凡鄙國所饋使臣一皆却之此則
曾所已供者關白特欲因此少見其意願勿再却公
與一行相議曰日本之待使臣其誠可尚然此則不
可貨取若還送則彼亦以爲羞恨受而至金絕河投
之淺流後島主獲其金代獻我嶺南例給綿布一萬
五千匹於朝
十五年丁丑春還抵對馬島聞本國有虜變不候風急
進幾不免覆沒三月復 命時虜兵已撤歸 上新

自南漢還都 上問日本事情又問曰彼中素多災異今亦有否公對曰災異影也人事形也日本奢侈已極自古災禍未有甚於奢侈此乃變之大者 上曰此言良是盖平日朝廷權貴惟以侈靡相競荒嬉自恣不復念國事卒致 宗社之辱故公及之是行也倭情叵測公以副介將使事其間應機斡旋者甚多而惟以忠信懷服異類卒能折諷與之謀寢家光之兵五月由司諫進階通政以奉使勞也○六月出爲黃海道觀察使海西新刳于兵凋瘵莫濟公盡惠恤之政俾得蘇活而正已律下不墜威綱於板蕩之

際
十六年戊寅春以病辭遞入拜承政院承旨刑曹參議
兵曹參知參議大司諫
十七年己卯授吏曹參議尋拜副提學承旨大司成冬
還吏曹其於承旨或遞復入
十九年辛巳正月以承旨上章乞養 上許之適安邊
缺府使以公授之至則一如治玄時不煩而政成民
無安業府産梨而進獻數多自前徵斂村家吏胥因
緣作奸久爲民弊公乃令官庭園林盛植梨充進有
餘優贍官用一無所斂於民又令閭里家植梨及桑

不植者有罰家家成樹至今二十餘年公家奴僕有行過其境者則安民必欣然相待曰吾儕久而後益知公德之深也

二十年壬五月陞授咸鏡道觀察使辭不許遂就任北路地遠而重在 祖宗世法條甚嚴自國政弛廢守多貪虐賦役無節民不自聊至生子棄不舉俗雜胡羯略文學而事頑悍以惠則梗不率欲威則民已殘公一遵條禁汚吏無所容行關道內申明大同法令大同科輸外一無所歛既而吉州以北飢荒公親巡列鎮察其災傷輕重計口運粟蠲稅弛力至誠救

恤之北邊流民尤多盖縁逋欠積久公謂逋欠不除流亡不集收得各邑會外穀添以營儲萬有一千六百石以補其缺餘悉以朝廷德意蕩滌之邊民得活始有奠居之望又爲增損鄉約令簡易易行行之一道其告諭文曰世道之弊莫亟於人心風俗而財賦刑罰次之說者徒咎人心風俗不古此則非民之罪也良由上之人鮮以古道教化庶幾古道者其惟鄉約乎鄉約始於呂氏朱夫子就加損益卽周禮鄉三物教萬民鄉八刑糾萬民者是也不侫忝按茲邦不揆鄙劣妄謂風俗不可不正謹將 高皇帝六諭八

條爲主善惡勸戒全用朱子條例至於講信護喪等
節祭以國俗使行之者順便而易知人心風俗可使
復古若曰适濶古事則人心風俗果若江河之不可
挽耶又聚士于府學每朔望謁聖後相與講說勸勉
使之興起爲儒生者悉入於學入學者雖童蒙必定
其所讀而日有課授使不能自已以衆所推者啓
爲諸處教養官遍教南北道出營粟三百石爲養士
費以其餘財改作射廳以容衆肄明練軍實精治器
械以爲當今兵技莫過於火砲别置教師授之藝成
無不一當百由是爲士者咸濟濟可觀而緩急有所

恃焉

二十一年甲申春平安監司死命公移節觀察平安道公自丁丑以後每慨于心及有是 命以西路界於虜策應多所不可忍者故益自憂憤時 昭顯世子復入瀋陽公聞即星夜馳陪至義州關西方擾調辦供億民不堪命公措畫之盡其方又請於 朝得米五千石銀三千兩給民雇馬民賴而馬不連死北使歲疊至肆其凌暴前此按道者率皆行賂取諂苟免爲事彼尤横索賄以饜其慾至見公憚其嚴整稍自戢及入京還至灣上欲發夫馬運其貨鳳凰城使人

諷公公謂之曰我境之外雖一步地非道臣所知彼亦沮遂不為後弊公以為雖當衰亂之後不可廢教士之方別立一學舍于平壤擇道內儒士之秀者聚以講習每朔通講考其能否三朔定其黜陟其供廩之節皆自公量定為永式名其齋曰養蒙公去而其規至今仍遵焉

二十二年乙酉秋以病辭遞入拜大司憲兼弘文館提學 世子副賓客冬以都承旨擢授戶曹判書再辭不許乃就遂移文八路嚴貢物防納之禁公素多病又當西北重寄憊身勞思子翊相夭公又悲之甚至

是疾作劇危時柳公馨遠在側顧謂曰夫死斯須間耳我則不動心於此久矣疾甚語已不能了而所言皆國事

二十三年丙戌正月十七日卒享年五十四訃聞上震悼輟朝弔賻如儀遠近聞之無不咨嗟歎惜其歲四月葬于揚州南茁洞先塋之傍後更擇地遷于忠州治西福盛洞其壯里亥坐之壠

公稟質既美涵養有素端莊凝重畏慎謙恭動靜語嘿一遵成法和而不流厲而不猛對之者如春和襲人自無暴慢之思待親戚一以恩義居室之間雍雍

如世事之或近於矯激者絶意不爲平生無疾言遽
色一不以惡言加人聲色之娛飮博之戲絶於家中
夙興盥洗冠服必整朝晝之間未甞見其惰容常以
四子近思錄等書潛心玩讀率至夜分乃寢其在先
公側凡所以悅親心者靡所不爲事繼母金夫人二
十年榮養備至當竄謫西塞僑居江上之日或至屢
空而公處之怡然惟靜觀書史而已當官處事明核
其實使之必得其當一令之出必反覆思之知其末
流之無弊然後斷而行之故令簡而民自信事成而
害不生臨下嚴而不傷簿書期會必謹察之吏卒肅

然不敢仰視而猾胥無所售其奸蓋其守之以敬而

發之以明故所存者約而所及者遠也其在　經筵

每進講之際開陳義理委曲懇惻使人主樂聞而易

曉一時推以爲講官第一及名位漸重深自憂懼曰

公器不可虛受且人涯分有限過分不祥公嘗有言

曰學者工夫專在居敬上着力使此心肅然如有所

畏常在腔子裏見得義理精明做事有力精神亦自

有湊泊處此可以見公爲學之大方也公嘗斥居江

陵後又往來留住故自號東溟公之文章源於六經

而參以名家簡當平實絕不爲支誕無用之辭於詩

婉蓄雄遠深得盛唐體格篆楷草書俱逼古法以至醫藥卜筮亦皆旁通所著詩文碑誌雜稿略干卷海槎錄二卷藏于家

公前娶文化柳氏及第希發(曾爲吏曹參判後褫奪)女早歿無子女　贈貞夫人後娶文化柳氏　贈兵曹參判歲民女封貞夫人生三男二女男長曰翊相秀而夭次曰弼相娶參知南斗瞻女生二女次曰儁相娶觀察使洪處厚女生一女女適李嘉雨申昌皆士人

陽川許　穆謹狀

墓所初在於楊州南族葬之次後三十年乙巳遷

于州北九葉里台峯山庚坐之原又後二十五年
己巳更擇地永窆于忠州治西福盛洞其壯里坐
亥之壠故行狀神道碑墓表中皆䂊書以忠州

墓表陰記

判戶曹金公世濂字道源本善山人高麗侍中宣弓之後曾祖　贈左賛成弘遇祖　贈吏曹叅判孝元父　贈吏曹判書克鍵母陽川許氏弘文館典翰錡之女公才藝早成致名譽二十三選國子兩試二十四擢甲科第一人當光海八年其明年在諫院方廢毋后議起公首劾其主張者得罪竄西塞之郭山一年移江陵又一年得釋許任便居住五年　仁祖克大難以修撰召之常侍　經幄或在兩司卒貴用致位列卿以御史廉問郡縣二湖西湖南嘗忤直諫貶

官一以執義斥玄風縣監使絶國一日本通信副使親老乞養一以承旨出安邊任方面三黃海咸鏡平安等道觀察使自公使日本還上多之特加通政爲兵曹叅知叅議吏刑曹叅議副提學再爲咨直由關西省入爲大司憲其年攺都承旨擢拜戶曹判書明年卒年五十四公溫厚有雅量知遇仁祖甚荷任之每言治道以君德爲先其在方伯郡縣以寬民正俗爲重玄風鄉約條制上令頒行四方論事詳密如慰諭淸北䟽執義辭職啓事俱爲救時之嘉猷爲文章尤長於詩娬麗有法有東溟集公之墓在忠

州福盛洞亥坐巳向之原貞夫人柳氏籍文化 贈
兵曹參判成民之女公卒後三十六年八十歿夫人
德善織行宗族歸心其正家敎家爲女中君子云生
三男二女男翊相弼相儁相翊相早歿其二婿李嘉
丙申昌前夫人亦文化柳氏無子其葬在楊州治東
三十里別非里平靈之洞

神道碑 以碑文先書於誌不

公諱世濂字道源姓金氏其先本一善人三世祖弘
遇永柔縣令祖孝元事 宣祖重於時貳於當路者
斥出爲永興都護府使卒父克鍵通川郡守毋陽川

許氏弘文館典翰釪之女也後公既貴推　恩府使
府君爲吏曹叅判郡守府君爲吏曹判書許氏爲貞
夫人　皇明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公生我
宣祖二十五年也自爲兒時端重有儀才藝卓越名
譽早著二十許夫人歿既三年選國子兩試其明年
擢甲科第一人爲禮曹佐郎兼侍講院司書俄入玉
堂爲修撰知製　教丁巳爲司諫院正言當光海九
年有廢　母后之議起公斥劾其主張者得罪竄郭
山一年遷之江陵又一年釋之許任便居住者五年
仁祖既反正以修撰召之尋改獻納復入玉堂至校

理甲子以繡衣廉察湖西以父憂去旣除喪爲校理
移司憲府持平皆不就後復以校理遷獻納　賜暇
書堂丁卯之亂　上出幸江都　命體相李公元翼
從　王世子至全州公以從事在軍中聞祖母鄭夫
人喪而奔奔喪體府許以所乘馬遣之後當路者以爲
奔喪不得乘傳不許銓薦領議政金公瑬知　經筵
鄭公經世白　上上怒以爲排抑異已其沮毀者皆
黜之後復以修撰召之公上疏自言犯律　上曰此
陳三之死世召之不已不得已入謝猶力辭仍稱疾
還鄉里先三召以副校理入謝累遷政府舍人復以

繡衣出湖南 啓陳民情政弊 上特蠲逋租以寬
民還爲副應敎時功臣等爭言 章廟追崇事諸言
不可者皆斥去公與諸學士上劄力爭俄䟦執義辭
曰 天威日嚴大小戰戰莫不寒心自古安有否隔
如此而國不亡者也斥臣駑劣云云 上乃止三司
竄逐之 命時朝廷以虜爲憂方議築城江都分遣
御史兩湖嶺南諸道試諸生令不才者從軍又有棄
淸北之議公上䟽曰國家失百姓心在此歷數言之
又曰人心離而大勢已傾 殿下雖有十丈之城百
萬之衆無益於勝敗之數羣臣爲此計者過也 上

下其議廷議叅右之者以故其事不行有功臣李貴自薦爲吏曹判書公啓上曰臣聞客有求一官於貴者貴心薄之欲啓其人自衒之耻貴亦耻之安有堂堂盛朝以貴之所不爲者待貴也上爲安李貴斥公爲玄風縣監至縣立學規修鄕約法條制詳密逾年邑大治有宰相白上上賢之令上其條制頒行四方乙亥有上變者連累及公上即釋之其年以疾去歸邑人至刻石不忘其遺愛云丙子馬島副官平調興與其主不相能日讒愬於其國仍搆釁我者百端關白要我遣使以試釁朝廷以公爲副使如

日本海路五千里至其國都關白大悅禮之上堂治
道築館供帳甚肅令其貴臣問官制服色事仍與語
詩書仁義之說頓首謝曰海外之人乃今得聞君子
之言其贈遺皆不受關白以候館供帳之餘具黃金
百七十錠辭曰餽贐受之至金絕河投之淺水曰示
我無貨取而已毋令有用者無用後馬島收其金乞
代歲給布一萬五千匹使還　上新從南漢歸矣公
以司諫特進通政出爲西海道觀察使明年入爲同
副承旨移兵曹叅知兵刑二曹叅議己卯再爲吏曹
叅議副提學復爲政院辛巳乞養爲安邊都護府使

一年爲本道觀察使北俗雜胡羯易怒易叛守令率武人多不法民怨之公乃申明大同法令科輸毋濫而北邊逋欠積久流亡尤多收郡縣粟不入會計者又出營儲萬一千六百以償之其餘驛　聞悉除之增損鄉約頒行郡縣聚士府學親勸學藝選於列邑得優於學者以教郡縣士練戎卒治器械以爲緩急之恃甲申移關西觀察使西方多事民不堪命請於朝得三千金五千斛穀以寬民北使繼至其傲暴我多無狀公待之無所失亦不以賂遺驕其心彼亦畏憚之不得恣所欲平壤置養蒙齋以大亂初定尤以

養士爲先乙酉入爲大司憲兼弘文館提學尋改都
承旨 上甚倚任之擢爲戶曹判書於是大禁郡縣
防納公素多病廉察兩界勞瘁四年前年長子翊相
死疾仍劇卒丙戌正月十七日年五十四其四月葬
于楊州南族葬之次後四十年改葬於忠州福盛洞
其壯里公好凝重動止有法臨事詳慎無疾言遽色
明於體要事簡而民易從朝野重之其在 經筵啓
發聰明敷陳義理委曲的當金相國堉稱之曰眞學
士也鄭公經世亦曰論人物爲當代第一云晚年尤
致力於經學自修身謹行推至於教民正俗又本之

心術之要考之行事而可見禮所謂夙夜儆戒秉德不回者也樂觀書文章典雅尤長於詩嘗斥居東海上自號東溟有東溟集六卷前夫人文化柳氏歿而無子後夫人柳氏亦籍文化 贈兵曹參判成民之女生三男二女男翊相弼相儁相婿二人李嘉雨申曷尙皆名家子其銘曰

溫恭愼德以篤愷悌觀其行也
直道不回通塞不貳觀其定也
周聞令善犯而不隱觀其敬也
秉禮制義遠人向服觀其使也

寛力敎衆民樂慈惠觀其理也
貞夫人柳氏籍文化高麗大丞車達之後也至本朝
有議政寛議政四世有昌平縣令瑋縣令生　贈兵
曹叅判成民於夫人爲皇考妣貞夫人李氏延原府
院君光庭之女也夫人端厚慈仁婉而重人不見喜
怒事舅姑盡承順奉祭祀極潔誠躬行節儉不事奢
華教家正家皆有法度動合禮義通文詞亦不以文
字示人仁及宗族一門歸心至於財用之節必量入
以爲出常有贏餘公爲朝重臣三任方面貴至九卿
夫人戒飭愈謹無一以貨賄累公者外祖延原家法

甚正夫人之賢能服膺不怠恒言必稱外家家訓公旣卒夫人敎養二孤訓戒必嚴言語必愼容止必端自孩提有識習以義方亦必擇師而就學以至成立皆夫人之敎也其敎曰汝之先君臨下必嚴待賓客必有禮對之者無不肅然起敬（此一句草本作對客未嘗戲謔喧譁正本以親筆改）歷擧所親善者皆一時名流曰汝亦擇人而交必如汝先君之友善及僞相以前任弘文修撰出安岳夫人七十九臨行戒之曰居官廉謹爲第一務一事不謹人之慢忽乘之甚可懼也務凝重戒輕躁禁奴僕嚴內外律已不謹刑罰不足以畏人也又申之

以興學敎士其明年夫人卒臨卒亦不以死生動心曰此命也命侍者治初喪之禮移正寢而卒夫人生於我宣祖三十五年八月六日卒於今上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後公三十六年爲八十其八月祔葬善乎可謂女中君子而高年考終無非天道之報也

陽川許穆撰

畫像賛

外貌溫溫言笑如春謂公長者得氣之淳蹈險愈確遇變乃伸敢不敬畏若對明神四十非衰聖賢何人眞儒大業日新又新

漫浪黃㦿撰

玄風縣去思碑文

崇禎五年之壬申公以執義坐言事來守是邦乙亥以病辭歸公姓金名世濂字道源東溟其號也公德器淵粹操履又確不以命屈爲介懷唯以盡職爲已任自下車以來存心化俗銳意導民興鄕約民德以厚置學規士趍以正 筵臣上聞 命頒中外其所及者不亦廣乎立存齋碑旌忠孝也述苞山誌表人物也臨民則寬嚴並濟莅事則恭清備到政平物和訟理而圄空噫侯所以致此者豈其無所本歟晨興盥櫛默對經傳大書敬義字

帖諸壁以爲古人存心出治之要都在於是凡有處物必有得於此而後行之侯之政宜其美矣乎至於愛人好士褒善糾違賦斂就省農桑樂業來則衣食吾民去則囊槖𣓨然皆未足爲諭侯之地矣於是父老曰古稱良吏固多各以一善名豈若侯以學爲政身兼衆美哉銘曰

學古之道行古政民安俗美德無競亦及四方厥施普爰刻斯石以永慕

皇明崇禎九年丙子正月　日

教書

教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金世濂書　司諫黃㦿製進

王若曰予以否德忝位獲戾于天喪亂之慘誠前古所未有予未敢知令天其厭棄予而終殄絶之耶抑以祖宗默佑之靈延續玆大命耶哀我諸路之民皆劉于兵而海西爲最其遭罹鋒刃者幾人係累遺禽者幾人顚連無所歸者幾人每一念至不覺涙淫淫下罪實在予尚誰咎哉矧又使价之往來於是夫馬之調辦於是非惟不能安輯乃從而驅使之嗟嗟

予遺何以堪之際昔壬辰之難方伯之臣有若李元
翼諸人寔左右我　先后爲我中興根柢輿言捬髀
誰任此者詢之公議咸謂卿宜予惟卿天資純粹器
宇淵深望之溫溫足知其爲德人學問之力踐履之
功亦可謂篤實矣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確然
有難奪之操往在昏朝抗言斥奸十餘年間敲撼震
撞未嘗頓挫其志氣粤予嗣服以來歷敭臺府輔予
不逮出入經幄導予以正試理于嶺邑民到于今思
之至於越海之役力疾以行曾不色難克宣國威不
辱予命予用篤嘉無以疇庸相臣薦其有經濟之才

廟堂將委之東南之任惟西事方殷又煩卿出獨賢之勞予豈忘哉而不擇夷險固卿之志也玆授卿黃海道觀察使兼之以兵馬水軍節度使又兼之以巡察使卿其往欽哉嗚呼灰燹滿目瘡痍載路州郡有號哭之聲閭里無朝夕之謀揆以時勢到此地頭予亦不能爲卿言矣惟在卿剛柔並濟施措得中事有便宜可以應變政有更張無或守常民之飢寒者衣服而飮食之其疾苦者咨諏而拊摩之澤未下究者宣布寬而無告者疏滌守宰之賢汚卿卽黜陟之惟其公用命不用命卿卽賞罰之惟其斷其毋曰事已

至斯無復有着手處精誠之所感激或者回天意而轉危機惟當盡心焉耳勗哉卿官非通政任卿自裁罪在大辟禀予乃斷於戲漢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往哲之所行而人臣分內事也勉著令聞罔俾專美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崇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教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咸興府尹金世濂書 自此至致祭文未知製進之人

王若曰壯鎖鑰於北門莫重分憂之寄擁麾幢於一路宜膺擢序之除簡在予衷僉然輿望惟卿文起頹

世學蔚醇儒黄甲科名盖在弱冠之歲青氊素業夙稱公輔之才當羣枉濁亂之時奮獨立正直之氣論議慷慨幾被凶孽之中傷神明護持幸免竒禍之立至關河嶺海之萬里竄逐流離者十年故予龍飛之初亟下驛召之命薇垣栢府不替謇諤之聲玉署銀臺罙見啓沃之效出按西海心力殫於叛蕩之餘入贊東銓公方著於揀選之任顧望實之兼茂知内外之俱宜睠彼豐沛舊邦寔我國家重地鎭堡交錯捴是風寒之險要州郡相連太半海瀕之斥鹵瘡痍凋瘵之未復常思息肩器械樓櫓之不完亦當留意無

一事可恃有萬分可虞矧茲邊上屯耕正値域中飢
饉轉輸供億之際厥費不貲拮据撫字之方其難必
倍倘非通敏之士孰成綏輯之功茲授卿以咸鏡道
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咸興府尹卿其
毋憚剸煩之勞思酬進律之寵厲正奉公而丕變獷
俗輕徭薄賦而惠康疲氓貪縱肆虐者黜退宜嚴顚
連無告則煦濡若保若夫沿革損益之道亶在施爲
注措之良官非通政則自裁罪關大辟而必禀於戲
來時皀盖行色去日玉節榮光久輟密邇之班予豈
得已往布愷悌之政時則宜然欽哉汝諧行矣且召

故玆敎示想宜知悉崇德七年六月初四日

敎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廵察使兩西管餉使平壤府尹金世濂書

王若曰晉秩咸府旣弛北顧之憂移節箕城用畀西門之任固有輕重豈忘賢勞惟卿雅度內凝淸標外秀雖從詞翰盖本修齊縱當猷爲不動言貌專對則允服殊俗歷試而尤見通才睠浿水之左疆軫予心之深慮有難支之弊而專責乎殘敗有猝及之事而未暇乎周旋况溫嶠之遠亡非陶侃而誰代玆授卿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廵察使兩西管

餉使平壤府尹卿其體此新命多于前功一責應一
撫綏要得善策或稟處或自斷合遵定規於戲念我
安危實係藩屛知卿忠藎不擇險夷故玆敎示想宜
知悉順治元年二月初三日

致祭文

維順治三年歲次丙戌四月丁丑朔十三日己丑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李惟源　諭祭于卒戶曹判書
金世濂之靈惟靈雅度內凝淸標外儼飭躬敦行以
禮自檢守貞而固材周而贍餘事文章葩舒錦擷早
値昏濁名則難掩正色微垣困于奸憸惟節之著而

塞之貶逮予初服屢登銓剡玉署清論湖堂文隊栢府中書人望俱厭謙謙克將履坦若險交隣之价合卿皆忝秖以晬盎化彼賜睒海西之役實視分陜不刑而威豐于歲儉來眞東曺有儀鴻漸參之樞筦明識愈驗殿我北門張弛罔歉信乎才難于涓移禮闈方輒應不詭不諂長諸三獨衆莫私覘藝苑离筵華實無玷版部之除簡在予念朱出壘入辨而弗歛方倚爲治一疾何奄聲絶聽履痛甚亡鑑時事艱危歲序荏苒嗚呼已矣永就幽窆如卿復誰予淚空滐靈其不昧歆此香釀

祭東溟金判書文

丙戌二月中旬德水李植使兒某代奠致告于辛戶曹判書東溟金公之靈嗚呼公初掌賦兼莅館賓我伏郊荒罕見朝紳公乃撥煩命駕提壺晤言至昃肺肝相輸寧知此別便隔明幽始憂公病俄聞乍瘳一倅枉問謂已平復天何不憖鬼何斯虐道之方否靑者不祿哲人之亡係時之屯是亦命也夫復何云士貴樹立抗節者稀公在弱齡蹈難如夷士貴學業文藝非夸公早彰英揭德振華士貴達施世之通材公遭盤錯游刃自恢夷考本源由敬而明智崇業廣泉

潑坎盈氣和色溫知柔知剛無偏無側易直端良同朝無斁公議推賢七年按藩益著勞績不動聲色民安吏慴應機則速防患則遠忠信所孚獷悍亦服方膺輿望特紆 聖眷元輔是期大命奄傾有識相弔孰不涕零植惟蒙陋中道竛竮公少於我視我如兄世無知巳交鮮親仁好兹耆慕凋喪殆盡獨賴公存理義相勉別多會少意勤懷緬砥峯霣河玉樹埋壤塊處斯世復誰倚仗迹放山澤情閡酹哭菲詞薄具遥寄一哀公其有知謂之何哉嗚呼尚饗

祭東溟先生文

維丙戌四月丁丑朔十三日己丑門生心制人柳馨
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
弘文館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東溟金先生之靈嗚
呼先生而至然耶語莫之承而聲莫之傳耶善人之
不福而君子之厄耶邦國之不幸而家之無祿耶上
何寥寥下何漠漠難恃者天而理固莫測耶嗚呼哀
哉嗚呼哀哉敬惟先生天生俊良溫溫乎其容密密
乎其衷本之以心學濟之以政術玉珮瓊琚放乎厥
辭道德之光迄不大施也嗚呼先生今其已矣諄諄
之誘無復可聞矣允允威儀無復可覿矣哀哀寡姑

見者心裂婉娩稺弱提携淚落翊相之生何才豐命薄父子至痛雖欲不過得乎疾之攸漸其或在茲嗚呼已矣無復來期小子不天幼失嚴訓賴先生以擊蒙資先生以就長恩深義篤情實天倫凡積春秋未始離分常期永保是仰是依孰謂如今遽至於斯嗚呼古人之言平生無疾言遽色於先生見之喜聞人善而不言人過於先生見之嚴臨下而不毁傷於先生見之凡今之人放僻乎家而貪饕於民欺其君上而自謂得計滔滔皆是焉者而日樂其富貴而又得其壽其子孫滿前家日益盛此如何也吾安得不難

恃於天而莫測於理耶若先生之立朝終始事業光輝有史氏有謚狀節義昭於士之耳目惠愛在乎民之肝髓豈待此而明也卜兆已定靈駕將行幽明永决此何焉已酬恩萬一後無其地有慟徹穹有隕如注酒果菲薄明誠虔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附龍洲詩五月十日夜夢見道源子中二公宛如平昔感而成詩

道源文雅子中通近世人才此二公前後關河瞻使節指揮籌策極天工如何石火催箕尾自是賢勞鮮考終眉宇慇懃來我夢五更魂愕鴨江風

東溟先生集附錄終

昔我先祖東溟先生之讀書東湖世同選凡十學士而九公文集行于世獨吾先祖遺稿尚在巾衍豈不慨然哉王考兄弟皆裒集編次欲付剞劂而未克成先人懼先美之不揚思遺志之克繼經營累年將賣宅鳩工事幾就而遽爾違世使平日爲先之至誠終未得伸嗚呼痛哉惟我慈母恒慟泣而詔不肖曰金氏三世在子孫唯汝一人此責在汝汝敢忘先意哉立身揚名以顯前休固是美事此有命焉不可必也歲月荏苒事故棼錯豈可計家力之貧薄而但事遷就乎賣宅刊集即汝先君

之志也田宅臧獲有何惜乎不肖泣受命斥賣湖
庄乃得始役而親戚旣乏強近門戶又極零替內
蔑同事外絶相助單孑窮罷力顧不贍未得多印
而廣傳傷哉噫此集之刊卽惟我慈毋不忍墜棄
我先君之遺意克成數代未遑之舉者也若乃校
讐之未盡刋印之欠精此則不肖之愚陋也覩者
宜悲其志而恕其罪也丁巳五月初吉以土字開
印同年七月晦日畢役不肖曾孫一基謹書印役
顚末